



国
风
●
著

人间情



百花文艺出版社
BAIHUA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HOUSE

人 间 情

REN JIAN QING

国
风
●
卷



百花文艺出版社
BAIHUA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人间情 / 国风著. —天津: 百花文艺出版社, 2008.3

ISBN 978-7-5306-4790-5

I. 人... II. 国... III. 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8) 第 030980 号
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地址: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35号

邮编: 300051

e-mail: bhpubl@public.tpt.tj.cn

<http://www.bhpubl.com.cn>

发行部电话: (022)23332651 邮购部电话: (022)27695043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天津市汇源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※

开本 787 × 1092 毫米 1/32 印张 4.125

2008 年 4 月第 1 版 200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: 18.00 元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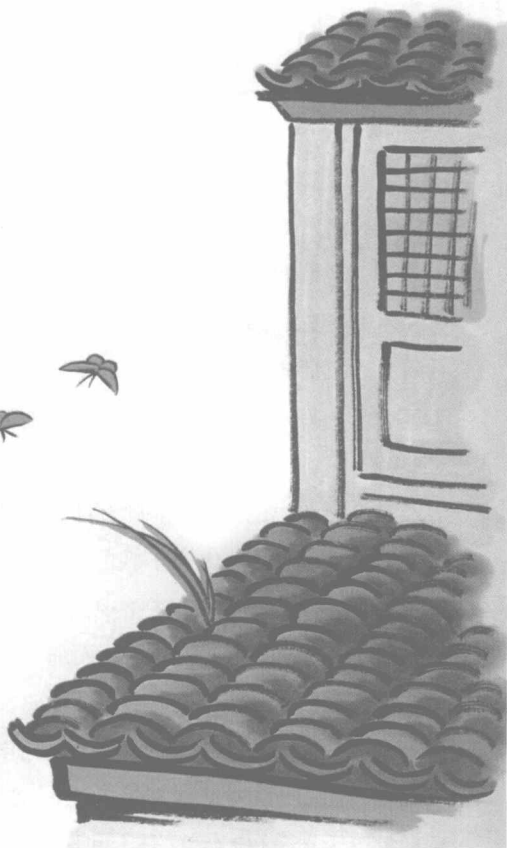
情为何物 / 001
人间情怀 / 007
儿女情长 / 024
有情世界的探索 / 037
宇宙之大情即是无情 / 047
骨肉の牵执 / 055
知遇之恩 / 072
仙乡乐土的追寻 / 085
人间永恒的承诺 / 094
文人疏离的感伤 / 100
中国的孝道 / 108

情为何物

开辟鸿蒙，谁为情种？传说中，混沌如鸡子的原始黑暗里，盘古孤独地生活了一万八千年，然后他挥动巨斧，劈向黑暗，劈开天与地的分界，便顶立于天地之间了。以后天日高一丈，地日厚一丈，盘古日长一丈，又经过了一万八千年，完成了开天辟地的工作。盘古欣慰地躺下了，以他有限的血肉之躯，化做无限的存在，充实了双手开辟出的天地：左眼为日，右眼为月，血泪流成了大地的江河，肌骨化为丰腴的膏壤，皮毛长成人间的草木，汗水挥洒成雨露，斑白的须发在天际闪耀为星辉，温热的气息在人间流通成风云，而那三万六千年未曾言语的声音，化为象征严父的雷霆，守护着天地与子孙……未凿混沌，黑暗中的盘古只是一孤独冷静的自我；既凿混沌，盘古便是一忙碌多情的人间父母了，将自我全然奉献给天地，这份奉献，是人间情爱的最初基型，不是人与人之间的牵扯，是极其庄严温厚的全天地的拥抱。

神话里，水神共工反抗黑帝颛顼的统治，与之奋战，败北，怒触不周山。不周山本是支撑天与地的天柱，共工

欣之向荣



天地的开辟与整建，自始即是一部发动于情的历史。

撞倒了它，于是天倾西北，地不满东南，四极废，九州裂，山火蔓延，洪水泛滥，猛兽食人。女娲观见这片残破世界，遂炼五色石以补天，断鳌足以立四极，杀黑龙以济冀州，积芦灰以止淫水，人类才又获得安居。女娲补天的五色石象征雨过天晴之后，天边一弯五彩缤纷的彩虹，虹的绚美柔丽，不也就是女娲悲悯人类，出人民于水火的不忍之情么？也是对女娲这份深情的体认……《红楼梦》中百结情缘、闯荡情劫的贾宝玉，在作者安排下，乃是青埂峰下，女娲补天所遗留下的一块顽石，一块自始即为情冶炼而成，千百年来执情不化、积情成劫的顽石！

原来，天地的开辟与整建，自始即是一部发动于情的历史

《庄子》书中凿混沌的寓言里，混沌死的结局，是令人触目惊心的一记响雷，它不只宣布中央之帝的死亡，更是人类诞生之前，完足自倚之体的死亡。七日凿混沌的过程，一层层剥去素朴的外衣，一寸寸显露七窍的模型，一如今之艺人雕塑人像，在朴木之上施展刀斧，属于原始的素朴随着敲琢的声响、纷落的木屑，一分分消逝，当艺人落下最后的斧凿，朴木不再是自然的朴木，已是人间的艺术品。当儵与忽第七日的工作结束，混沌不复混沌，而是七窍玲珑的人间婴儿了。

人——凿破混沌后的婴儿——除却具有可视、听、食、息的七窍的新形象，同时也具有视、听、食、息的能力

与需要,而这份能力的发放与需要的满足,使得人不再是
 完足自倚的个体,于物有所倚附。自此,开展了官能运作的
 旅程,一路去探访山青水绿的消息,去聆听天籁地韵的
 音律,去接纳膏壤雨泽的滋养,也去参与风回气转的循
 环。物色人人,心亦摇焉,心灵遂也是天地间的旅人,挹取
 着万千情缘的交会。感官除却它生理存在的价值,更是人
 类心灵对外的通道,它的双重身份,将人类与自身之外的
 世界繁密地绾结在一起,于是人不再蛰伏于混沌如鸡子
 的亘古黑暗里,从封闭中走出,与新世界照会的刹那,光
 亮便在一点心念的感知中爆燃,温暖的情是燃烧不尽的
 薪火,绵绵地传递下永恒的火焰

然则,情是何物呢?

我们试看它命名——情——字义,许慎《说文解
 字》云:“人之阴气有欲者,从心青声。”这一解释融合
 了《礼记·礼运》与《孝经·援神契》的两段文字,《礼
 运》云:“何谓人情?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,弗学而能。”
 《援神契》云:“性生于阳以理执,情生于阴以系念。”汉
 代学者喜欢以阴阳立说,而《援神契》的说法相当逼近
 我们体验上的真实感觉,是十分令人欣喜的:阴字给人
 柔婉缠绵的联想;依形声多兼会意的现象,青字也有美
 好的暗示。此外,王充《论衡·本性篇》:“情,接于物而
 然者也。”《关尹子》:“情,波也;心,流也;性,水也。”
 也各指出情的部分特性。这些解说为我们描绘出情字所

柳浪聞鶯



种种情爱,对生民、亲人、朋友、夫妻,抑或由他们扩充而出的对象,付出的都是一种永恒的承诺,超越时空的坐标,驻守着恒定的身影。

指的约略轮廓：不学而能的，与外在人、物应接时，所自然萌生的一份美好而缠绵的牵挂，具有喜怒哀惧爱恶欲等的表现形式。

喜怒哀惧爱恶欲是单纯的情绪，它落实在具体的人事关系上，透过各种殊异的人伦关系，交织成繁密的情波，在人海上涌荡。“圣人忘情，最下不及于情。然则情之所钟，正在我辈。”这是庄严而澄净的担当。

鸿蒙既辟，人身即是无数情种，本此体悟，我们遂能从不自觉的践履中，稍稍抽离，观照这份庄严的情爱，看它在人世间如何萌生、发放与投射，如何在不同的际遇来往中，做着真诚美好的奉献。面对广土众民，我们存有温厚的悲悯，一切水月一月摄，一性圆通一切性，我们以一己的生命，去拥护天地间一切有情。骨肉之间，是一种植根于生命初胚的情爱，无论独立的形躯如何发展变化，却始终不能拂平这份内在至深的牵扯。朋友的交往，不必先天血缘的维系，在后天的应对中，感知交契的喜悦，情便当下灿然。儿女的情爱，发动于圆满的渴望，漂泊于圆满的追寻，亦将安顿于圆满的归宿，在起点与终点之间盘桓，呈现各种姿彩。而种种情爱，对生民、亲人、朋友、夫妻，抑或由他们扩充而出的对象，付出的都是一种永恒的承诺，超越时空的坐标，驻守着恒定的身影。

传统文学作品，为人间情爱留下无数见证！

人间情怀

人间最渊博的一份关怀，应是对有情世界的全然入心。

耶稣从容地以璀璨的鲜血灌溉愚昧的子民，我们凛然惊动，不只是自己因他而得救赎的感恩，更是为了那份从容里包含的无限的爱。

释迦牟尼佛舍离繁华，四处宣法，曼妙的梵音吟唱着大千的苦空，我们潜然泪下，不只是自己因他而有解悟的感激，更是为了那份同体大悲、无缘大慈里包容的无尽的情。

我们的国度，本没有如此呕心沥血的信仰传统，然而两千五百年前，孔子即提出“仁”为人之最高境界，孟子也曾平静地说“仁者爱人”。可以说“仁”的精神，始终蕴存于这个国度的日常言行举止，也在文字中留存这份真挚。今日，我们来看传统诗文载现的这份普遍的人间关系，与其说是虔诚的宗教情操，不妨说是生命的开放，以一己推向无限，以一颗热切的心拥抱世界，有如澄天皓月，遍摄一切水月般……

黄昏的光晕渐渐消褪，轻风拂动，芦荻在岸畔水中画满了朦胧的乱影，乱影又渐渐没入黑夜的泼墨中。时间悄悄地转移，一缕坚韧而幽柔的乐音占领着浔阳江头的夜色，也占领着白居易与所有旅客的心境。琵琶内结的哀怨，与外发的沉肃，弦弦掩抑中，摇荡着人心的孤寒沦落之感，流荡复流荡。“东舟西舫悄无言，唯见江心秋月白。”江心倒映的秋月以一片清清冷冷的素白，见证着飘泊的旅人在人间道上辗转的清冷。

涨潮的春江，浪潮卷裹着年少的梦幻奔涌向前。依依袅袅地摆动裙裾，一波波地相互追随，起起落落地画满了温柔的潮痕。初生的月色投映在水面，在涟漪的心轮中，展现着一片浮光跃金的影。夜渐深了，江水静静地流，宛转而缠绵；斜月依依西行，静定而多情。“斜月沉沉藏海雾，碣石潇湘无限路。不知乘月几人归，落月摇情满江树。”江与月沉静地交会，张若虚所见的春江花月夜，始终是朦胧的美丽。

中秋的夜里，黛玉与湘云避开凸碧堂的人群，径往凹晶馆行去，池沿竹栏相接，天上一轮皓月，池中一个月影，一缕悠扬凄伤的笛音幽幽勾勒出寒凉的气氛。二人吟诗为乐：“盈虚轮莫定，晦朔魄空存。壶漏声将涸，窗灯焰已昏。寒塘渡鹤影，冷月葬诗魂……”皓月银光便化成漫天的冰雪，纷纷降临，笼覆过山水池阁，也掩覆了敏锐孤寂的心魂，一种奇谲凄楚的冷艳，是那夜里的月。

色，也是那夜里的人情。

六朝繁华，金陵王气，曾是一场热闹而浪漫之梦，一如夜夜东升的月色，迷恋地抚触过重阁叠榭连霄汉的宫楼，照临画舫声歌不绝的秦淮。梦后景物依旧，山河故我，江水依然有潮汐涨落。“山围故国周遭在，潮打空城寂寞回。淮水东边旧时月，夜深还过女墙来。”水边明月，依然以它浪漫温柔的光，照临金陵城墙，投映秦淮河中。秦淮河的水月遂经历着金陵王城的繁华与颓圯。

白居易所感伤的清冷，张若虚所思怀的多情，曹雪芹所镌刻的凄艳，刘禹锡所惊讶的沧桑，是一一相殊的月魂呢，还是一月的化身？

“一性圆通一切性，一法遍含一切法。一月普现一切水，一切水月一月摄。”

浩瀚的宇宙，月照临广漠的空间，也笼罩悠邈的时序。秦时明月可以照映汉时关，也可照映七十年前的卢沟桥，为每一位热血壮士做见证；秦淮的明月，可以同时西湖、洞庭、有水的千江，觅得它的千千化身。在相殊因缘的会合之下，它们或许有不同的面貌展现；在心思各异的人情感识中，它们或许有不同的联想遐思，但是千古流转，同是唯一不死的月，千江映照，同是唯一多情的月。

而我们更关切的是，我们的人生是否果如“一切水月一月摄”，“一性圆通一切性”？刘禹锡所惊讶的沧

桑,曹雪芹所镌刻的凄艳,张若虚所思怀的多情,白居易所感伤的清冷,莫非都是同一种生命的本质,在相殊境域中所幻化而生的情意么?所以今日的我们读《石头城》、《红楼梦》、《春江花月夜》、《琵琶行》,或者面临类似的情境,才能感动于他们的沧桑、凄艳、多情、清冷。生命的共通本质为月,我们的身躯是水,我们的私情,原是月印万川,我取一影的水月。

如斯,并不意味吾人生命情意在发放当下不得自足与圆满,亦不否认个人生命的风姿相殊。在个人的因缘际遇里,本此共通之性,可以反映以不同之情思举止,全天下—太极,物物亦自是一太极——水月配合周遭的环境,自成一片独立的风景——人性配合时空的境遇,自是独立的风姿。另一方面,它令我们通过自身的感觉,去体会其他生命,去设想他们的情境,惟此我们的情才不是封闭的自恋。通过了解、设想、涌生真挚的悲悯,一份庄严的生命的共感,结合了有情世界的人和物,迈跃时空的隔绝,随着心念的交契,一路滋生着青青情谊,这是人间情爱的温厚处。

“民吾同胞,物吾与也。”这一向是中国士人的怀抱,对于天地万有皆存亲切的认同,在具体的行事上,或是文学艺术的表现,始终是一脉强韧明显的传统。大地之歌《诗经》,或写生民农桑生活,或写征伐的战绩与心情,男女歌咏,莫不显示着纯朴温厚的胸怀。即以《豳



生命的共通本质为月，我们的身躯是水，我们的私情，原是月印万川，我取一影的水月。

鱼子初生不畏人



通过了解、设想、涌生真挚的悲悯，一份庄严的生命的共感，结合了有情世界的人和物，迈跃时空的隔绝，随着心念的交契，一路滋生着青青情谊，这是人间情爱的温厚处。

风·七月》为例，写时序推移中，农家的劳动进程与心情，在和缓周详的铺陈里，那不只是一个农民家庭的记录，仿若整个民族都参与了这一身体与心灵的活动。那寒风、寒气袭击着我们，那汗水与泪珠便滚动在我们的额头、面颊上。田间采茶栽稻的身影，是每一个强健耐劳的壮丁，埂上提壶携饷的殷勤，是每一家妇子的心情，径旁提笼忘采桑的凝思，是每一位女子的痴情，而岁暮冬藏，举觞称贺的欣喜，更是每一家、每一岁的圆满……广土众民的同命之感，在那时已深深根植着。

后世对于众生的关切与悲悯，毫不稍怠，这份观照天地人的心情，发展为二系相殊的情怀：一则着眼于现实世界的困厄流离，一则着眼于自然民情的从容亲爱。

相对于理想世界，现实总有许多不堪、不忍处：生命的衰竭、抑郁与漂泊，亲身领纳固然是一种伤害，而当我们放眼四周，察觉到无数的生命正一步步艰难地颠沛在人生道上，悲叹如何能止，哀歌如何能止？汉魏古诗对于时岁推移所产生的悲情，感慨十分深沉。试读其一：

去者日以疏，来者日以亲。出郭门直视，但见丘与坟。古墓犁为田，松柏摧为薪。白杨多悲风，萧萧愁杀人。思还故里间，欲归道无因

人来人往，流转无限，人生如何能逃离生死的轮转，